

灯下漫笔

孩子,你慢慢来

◎杨红兵

转眼间,女儿已经中学毕业。回想女儿成长路上,我说得最多的竟然是“孩子,你慢慢来”。在全社会囂张跋扈的孩子教育焦虑症中,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,但是,似乎又是那么恰如其分、恰到好处。

“孩子,你慢慢来!”这是一个古老而日新的话题。陶行知先生说“教育是农业,而非工业”,既为农业,农作物自有其成长规律,犁耕锄种,春雨夏阳,时光更迭,循序渐进,方可有成。而中国传统育儿观“望子成龙”“盼女为凤”根深蒂固,在今天越加发酵,愈演愈烈,将家长的心态催化到焦虑的极致。

孩子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,从蹒跚学步到步入校园,甚至早在腹中,各种教育已经密集袭击,无缝对接,层层加码,全程覆盖。在急功近利寻求终南捷径的道路上,众多的家长迷失了方向,网络推崇的“虎妈”“狼爸”几成范式,揠苗助长适得其反的现象时见报端。今天,居高不下的“小胖墩”“小眼镜”,时有发生的孩子心理问题,无不折射出我们的恐慌与焦虑。

我们没有静待花开的心态,一味“加速加载”,“超速超载”,枯萎、畸形甚至“翻车”也许就在不远的前方。

其实,在孩子成长的路上,我们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。这个视野应既着眼当下,更着眼长远;既关照学习,更关照生命的本身。张文质在《教育是慢的艺术》中说“要学会从容和宽容”,又说“教育终究是基于生命和贯穿生命的”。唯有理解生命,尊重过程,不计较“一城一池之得失”“不以一眚掩大德”,重视生命的过程,重视生命的体验,将孩子人格健全和生命美好作为终极追求,孩子才未来可期,才能和幸福撞个满怀。

如果一味忽视差异、藐视个性、一概而论,单纯拼消耗、比成绩……稍有差池,就严词训斥,甚至“过密接触”,不是莽干就是蛮干,长此以往,恐将与初衷南辕北辙,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矣”。没有底蕴的生命是不厚重的,没有长远眼光的教育是单薄的。在这个日趋复杂的社会面前,他们更多的会是败下阵来,甚至会“颗粒无收”。看着孩子们疲惫的身影,刷屏网络的“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”“抱抱孩子”“向孩子道一声辛苦”,说明我们的家长已经开始回归理性,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,孩子的健康成长成为家长最重要的课题和努力的方向。

有些家长之所以急躁不安、茫然无措,其中很重要的还有一条,就是思维方式、思维习惯、思维品质出现误区、呈现偏差。看待孩子成长中的问题,或片面化或极端化,又或以偏概全、一叶障目,等等。众所周知,内因是发展根本,矛盾是变革动力,有量变才有质变。这些都时刻提醒着我们,要结合孩子实际,靠船下篙,因“孩”而异,不能好高骛远、眼高手低。“慢不得”“等不得”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孩子,“尽吾志可以无悔矣”。

朱永新说:“好的教育,是把每个人培养成他自己,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”纵如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于一身的心学大师王阳明,其成就也非一日之功,更非一蹴而就,而是穷19年光阴,方恍然大悟,“格竹”有成。在孩子成长路上,在高手林立的如东县中,我一直平心静气“孩子,你慢慢来”。春风风人,夏雨雨人,终于,在三年期满之际,孩子在“最近发展区”实现了最好的发展。

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标牌“慢慢走,欣赏啊”,也许就是告诉我们,人生如寄,万不可将生命变成“无生趣的囚牢”,那无异于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刻舟求剑、缘木求鱼。

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
孩子,你慢慢来!



天地悠悠

◎崔世荣

追忆孙模老师

◎施宁

孙模老师曾经担任过我的班主任。20世纪60年代,老师刚大学毕业没几年,就接手了南通市三中高一(3)班的班主任。那时,老师和学生虽然年龄相差不大,但传统的师道尊严让大家相处还比较融洽。学习了一年,“文革”开始,师道尊严走下神坛,师生关系也就松懈了起来,师生之间说话办事随意了许多,也造就了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写了一封对老师大不敬的信,让我内疚至今。

那是1969年3月,我们这批不学无术的学生要上山下乡,我被分配到江心沙农场。去农场那天,一部分同学乘汽车,一部分则要在老校长陆建的带领下步行。老师动员我步行,还说他也步行。那时,北京的学生还步行到井冈山呢,到农场百十里地哪在话下?我答应了,还动员好朋友严小敏同行。就在去农场的前一天,我正准备美美地睡一觉,以应对第二天凌晨的长途跋涉时,老师来了。这是他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家访。我好奇怪,一说来意,竟然是来劝我明天不要步行了,说是他明天也改乘车。我很恼火,怎能这样不守承诺,出尔反尔?我从小经祖训“勤俭诚恒”的熏陶,最重一诺千金,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。出发那天凌晨,到集合地一看,竟然是清一色的男生,只有我和严小敏两个女生,开弓没有回头箭,赶紧随队同行。步行队伍的后面跟着一辆汽车,不断有男生坚持不住,陆续上车。我和严小敏都坚持了下来,下午3点多才抵达海门境内的江边。远眺那水天相连处,隐隐约有块黑乎乎的大鲸鱼背浮在江水中,那就是江心沙农场。我们又累又饿,残兵败将般七倒八歪地跌坐在江堤上,迎着春寒料峭的江风,饥肠辘辘的我看着身旁疲惫不堪、经我鼓动遭受此苦的好友,一股怨气油然而生。

渡江到农场,经历了长途跋涉的极度劳累后,竟又遭农场那冒牌“蛋炒饭”“盐齏汤”的捉弄,我满心积怨,不吐不快。在日记中发泄一通后,意犹未尽,又匆匆一信,痛斥老师不守信用,自豪自己的诚信。那封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信发出之后,郁闷一扫而净,生活重回艳阳天。想不到若干年后,报应来了。回城后,我与老师第一次相遇是在文代会上。友人告诉我,看,你老师来了。老师看了我一眼,幽怨地说,我哪敢当她的老师呀,不被她骂得狗血淋头就烧高香了。我一脸懵懂,片刻,想起那封对老师大为不敬的信,敢情老师还在为那封我早已忘却的信在生气呢。我尴尬地说声对不起,灰溜溜地远离老师,找个地儿面壁去了。还好老师大度,后来再也没有提及过那封让我钻地缝的信,这才有了我们以后的交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接触的增多,老师的日常渐为我知晓。老师常自豪他娶了个工人阶级的美丽妻子,生了一双热爱博物苑、热爱图书馆的儿子。他在为这个幸福的家庭承担着买、汰、烧、煮的同时,还长期致力于南通地方文史研究,多有建树。

受老师的影响,我对地方文史也产生了兴趣。30多年前,我居住的寺街历史文化街区计划商业开发,我和寺街原住民对这条南通历史文化的根脉开始了深挖、梳理,要为政府的最终决策提供保护的依据。那是一段艰难的历程,我们挨家挨户探访,了解各家各户的家族史、所住古民居的建筑史;到博物苑、图书馆寻找史料,揭秘寺街千年里走出的状元、探花、进士、烈士、院士的名人业绩和厚重贡献;探寻明代、清代、民国的街巷、民居的历史渊源和建筑特点。在图书馆,面对数百年的浩瀚书海,要从中找出需要的资料,难度可想而知。

我向被誉为“南通文史资料行走的书橱”的老师请教,他不但教给我寻找地方史料的方法,还用铅笔在方格作文纸上手抄了几段有关寺街古代书院的史料,老师还送给我厚厚一本他手抄的清光绪年间的《清光绪年间的地方志节本》,使寺街资料的收集快了许多。在为保卫寺街而奔走的十多年中,我收集了厚厚几大摞资料,在江海文化研究会的建议下,撰写出了近30万字的《寺街》一书,于2010年面世。老师极为高兴,给了我一个“我为你骄傲”的口头表扬。

老师的笔头很勤,在担任南通市教育史志办副主任,担纲《南通市教育志》副主编、总纂的同时,还是多家研究单位的特约研究员、多部地方文史文集的编委,参与编校的书籍有15册之多。尽管工作繁忙,惜时如金的老师还常挤出时间写些有趣的短文刊登在各种报刊上。地方名人的趣事,办年货、接财神的民俗,扯提螺、放鸽子的童趣,炆食、糟食、剩食的美味,跃然纸上,趣味盎然,读者都爱看。

遗憾的是老师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散淡,让这些趣文迟迟没能结集面世。幸好,江海文化研究会有了为老师出文集的打算。得此消息,我比老师更积极,跑前跑后,沟通推进,终于,千呼万唤中,老师那本近60万字的《读雪斋文选》于2012年年底出版。

我和朋友将书搬运到老师位于万象西园楼上的家中。这是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踏进老师的家门。老师家的面积不大,几个角落里整齐叠放着高过人头的纸箱,让人感觉略显拥挤。看着这么多个纸箱,我眼眶发热、鼻子发酸,原来当年老师为我提供的史料就是从这一个个纸箱里翻淘出来的呀!薄薄几页纸,倾注了老师多少心血、耽搁了老师多少宝贵的时间啊!

2024年6月15日,孙模老师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深爱着的世界,离开了家人,离开了我和同学们。谨以此文遥祭恩师,一路走好。

玉兰一瓣